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五

存六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五

存六

宋朝奉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充集賢殿直學士張君集撰

尸解

太極真人飛仙寶劍上經叙

夫尸解者尸形之化也本真之鍊蛻也軀質
遯變也五屬之隱適也雖是仙品之下第而
其稟受所承未必輕也或未欲昇天而高棲
名山或崇明世教令生死道絕欲斷子孫之
近戀蓋神仙為難矣或欲長觀世化憚仙官
之劬勞也妙道一備高下任適固不可用明

死生以制其定格也所謂隱回三光白日陸
沈者也又云以錄形靈丸塗火炭則他人見
形而燒死謂之火解以一丸和水而飲之抱
木而卧則他人見已傷死於空室中謂之兵
解凡百縱任即不得還故邑也當變姓名易
存六
容貌爾昔有人作此法入林慮山積三年而
復還家也夫修下尸解者皆不得反塋故鄉
此謂上解之道名配紫簡三官不得復闕其
間隙豈妄以死加之也

戎胡授舜十轉紫金丹叙

集靈經云昔舜移平陽而欲出都於蒲坂路
逢北戎之胡以柱形而觸舜舜曰異人哉而
左右執胡而咨之舜曰是老胡矣命釋之左
右捨胡令去胡曰余以柱故而得見於汝君
不柱而不見於余者何遂不肯去左右以狀

聞舜曰致之左右不肯進謂左右曰天子鄙
我也以命命所繼於汝君也然余非汝君不
目致致由於汝君君之至致余余自致哉遂
卧爲本土之歌左右以狀而告於君君曰致
而不來者慢於余致也就人之國慢人之本

者諒有以也遂命駕迴之於胡所仍卧不起
舜就而請之曰客抗於主主無於主之禮請
客據客禮朕就主事焉胡曰禮也何如而遣
余之生也余不知禮而生余之長也不約而
長生而不知禮而天生之長而不知禮而天
長之生長天之道也禮者忠信薄也今為天
子不知所生而孜孜於禮說惡能達生而體
也舜聞而叱曰胡豈聖人歟朕當受教遂禮
之胡乃授舜十轉紫金丹方遂南巡於九疑
尸解而不返

存六

二

太一守尸

夫解化之道其有萬途或隱遁林泉或周遊異域或親逢聖匠或會遇真靈或授籙而記他生或交帶而傳仙訣或坐死空谷或立化幽巖或髻髮但存或衣結不解乃至水火蕩鍊經千載而復生兵杖傷殘斷四肢而猶活一足不化五藏生華若趙成子之類皆名著紫府籍在丹臺是得三官太一守尸而不泯也太一守尸而號務猶收字歸會昌一名解萌一名寄頻蓋專主性命也

景霄真人

高聖帝君告景霄真人曰欲刻名玄紀迴天
九霄解形之法當以五月五日上合之時沐
浴清齋正中入室燒香北向九拜朝禮玉天
畢北向叩齒十二通思齋室之內中有丹雲

存六

三

煥爛於一室之內存五老仙伯在丹雲之中
披飛青之帔冠通天玉冠手執青文之錄思
領仙玉郎着雲錦之袍冠七寶玉冠手執白
銀之簡思見二真為我記名於白簡之上結
錄於青文之編以我簡錄付監真使者定錄

左仙上刺九天帝王七聖凡下簡錄定名五
老仙伯領仙玉郎化入我身絳宮之中便祝
曰
朱明南丹慶合上陽天元交會六願內昌九
聖七真齊靈瑤臺上刺玄簡結錄西宮刻書
正音明達四通丹雲迴霄來降我房飛羽儀
衛翼翼光光左策朱鳳右挺游龍六轡同舉
超登華堂五老攜契四極齊雝入長保玄暉日
月同光畢又七拜禮七聖咽七氣止行此七
年則玄紀得道之名於上宮九霄迴映昇入

無形

太玄陰生符

靈寶太玄陰生之符夏禹文命受之於鍾山
真人其祭醮服佩皆有法在本經

太極真人遺帶散

真人曰凡尸解者皆寄一物而後去或刀或
劍或竹或杖及水火兵刃之解既得脫去即
不得迴戀故鄉及父母妻子之愛也惟此散
化即當解之塗於衣帶之上緊結而繫之閉
息作法而去頗易於他爾方藥如後

水金一大分丹砂二大分木汞三大分

庚鉛四大分黃土五大分

右共細研之取九陰神水調勻塗衣帶上緊結之當自脫去但見其尸卧於牀箬爾

軒轅黃帝

存八

四

黃帝者號曰軒轅能効百神朝而使之弱而能言聖而預知知物之紀自以為雲師有龍形自擇亡日與群臣辭至於卒還葬橋山山崩柩空無尸唯劍舄在焉仙書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荆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鬚下迎

帝乃昇天群臣百僚悉持龍導從帝而昇攀
帝弓及龍導拔而弓墜群臣不得從仰望帝
而悲號故世以其處為鼎湖名其弓為烏號焉

讚曰

神聖淵玄

邈哉帝皇

暫莅萬物

冠名百王

化周六合

數通無方

假葬橋山

超昇昊蒼

竄封火解

竄封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人
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

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
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

讚曰

竒矣封子

妙稟自然

鑠質洪鑪

存六

五

暢氣五煙

遺骨寒燼

寄墳甯山

人覩其跡

惡識其玄

玉子

玉子者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少學衆經周幽
王徵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去生轉遠去

死轉近矣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盡氣絕
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形爲灰土乎
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爾乃師桑子具受
衆術乃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有餘篇其
術以務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
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
作雷雨雲霧能以草芥瓦石爲六畜龍虎立
便成行分形爲數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噴
之皆成珠玉遂亦不變也或時閉氣不息舉
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申之不直百日

數十日乃復起與弟子行各丸泥爲馬與之
皆令閉目須臾皆成大馬乘之一日行千里
又能吐氣五色起數百丈飛鳥過指之即墜
臨淵投符召魚鼈即皆上岸又能使諸弟子
舉眼即見千里上物亦能久矣其務魁時以

器盛水著兩魁之間吹而噓之上直有赤光
輝輝起一二丈以此水治百病病在內者飲
之在外者澡之皆便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
服之伴死尸解而去

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
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
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
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
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亦
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高首焉

存六

六

讚曰

妙哉王子 神遊氣爽 笙歌伊洛

擬音鳳響 浮丘感應 接手俱上

揮策青崖 假翰獨往

清平吉

清平吉沛國人也漢高皇帝時衛平也至光武時容色不老後尸解去百餘年復還鄉里數日門又尸解而去

司馬季主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市文帝時賈誼宋忠爲中大夫曰吾聞聖人不在朝廷或游鄆肆試往觀之焉見季主閑坐弟子侍而論陰陽之紀二人曰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世未嘗見也尊官高位賢者所處何舉之

卑何行之汚季主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何
言之陋今蠻夷不服四時不和徒赳赳而言
相引以勢相延以利賢者乃何羞爾夫內無
饑寒之累外無劫奪之憂處上而人敬居下
而無害君子之道也卜之爲業所謂上德不
德也鳳凰不與鷦雀同群公等瑣瑣何足知
長者乎二人忽爾自失後相謂曰道高者安
勢高者危卜而不審不見奪精爲人主計而
不審身無所處宋忠抵罪賈誼感鵬梁孝主
墜馬吐血而死季主入委羽山大宮中師

西靈子都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道臨去
之際留枕席以代形粗似如其真身不異也
家人乃葬之於蜀昇盤山之南諸葛亮爲其
碑讚云

玄漠大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類滋彰先
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季主
得道後常讀玉經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輝
顏如少女鬚三尺黑如墨有子二人男名法
育女名濟華乃俱在委羽山並讀三十九章

鮑叔陽

鮑叔陽者廣寧人也少好養生服桂屑後與
司馬季主俱在委羽山師西靈子都太玄仙
女得尸解之道

徐鸞

徐鸞者吳郡海鹽人也少有道術能收束邪

精錢塘杜氏女患邪鸞為作術召魅即見文
夫著白帙葛單衣入門鸞一叱之即成白龜
一旦為群從兄弟數人登石崎山斫春柴日
暮鸞不返明旦尋覓見鸞在山上腋挾鎌倚
樹而不動或向前抱唯有空殼

董仲君

董仲君者臨淮人也少行氣鍊形年百餘歲不老常見誣繫獄佯死臭爛生蟲獄家舉出而後復生尸解而去

龍述

存六

龍述不知何許人也於金山得神芝實如梧桐治而服之日二刀圭服二年得仙尸解而去

王方平

王遠者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

加至中散大夫博學五經兼明天文圖讖河
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握
已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
以詣京師低頭閉口不肯荅詔乃題宮門扇
四百餘字皆記方來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
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八材裏方平無復子
孫鄉里人累世傳事之同郡故太尉公陳耽
爲方平架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願不從
學道也方平在耽家三十餘年耽家無疾病
死喪奴婢皆安然六畜繁息田蠶萬倍仕宦

高遷後語耽云吾期運當去不得復停明日
日中當發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不敢下
著地但悲啼歎息曰先生捨我去我將何怙
具棺器燒香就牀著衣至三日三夜忽然失
其所在衣帶不解如蛇蛻也方平去後百餘
存六
日耽薨或謂耽得方平之道他去或謂方平
知耽將終故委耽去也方平東入括蒼山過
吳住胥門蔡經家

藥巴兵解

藥巴者蜀郡人也好道不修俗事太守詣與

相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嘗謂巴曰聞
功曹有神術可使見否巴曰唯唯即平坐却
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狀須臾失巴而聞壁
外作虎聲而虎走還功曹宅乃巴爾後入朝
爲尚書正旦大會而巴後至而頗有酒態酒
至又不飲即西南嚶之有司奏巴大不恭詔
以問巴巴頓首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人
爲臣立生廟今旦耆老皆令臣飲不得即委
之是以頗有酒態適來又觀臣本郡大火故
嚶酒爲雨以滅之詔原復坐即令驛書問成

都果信云正旦日雨自東北來而有酒氣後
為事而誅即兵解也

女真趙素臺

趙素臺者漢幽州刺史趙庶之女也庶少有
善行濟窮困救王惠等族誅有陰德數十事

庶得身詣朱陵兒子得遁化遊洞天素臺在
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移去自謂天下無
復樂於此處也數微服遊行盼山澤以自足
也

女真程偉妻

漢期門郎程偉妻者能神通變化偉當從出而無衣甚愁之妻即為致兩縑無故至前偉好作黃白連時不成妻乃出其囊中以少藥投其所以煎水銀須臾成銀欲從求方終不可得云偉骨未應得之逼不得已妻尸解而

存六

劉愷

劉愷者不知何許人也長大多鬚垂手下膝久住武當山去襄陽五百里旦發夕至不見有所修為頗以藥術救治百姓能勞而不倦

用藥多自採識草石乃窮于藥性雍州刺史
劉道產忌其臂長於襄陽錄送文帝每旦檻
車載往蔣山採藥暮還廷尉愷後以兩短卷
書與獄吏吏不敢取愷焚之一夜失愷關鑰
如故門吏行夜得愷送還廷尉愷語獄吏云
官尋殺我殯後勿釘棺也既被殺後數日文
帝疑其言使開棺不見尸有竹杖云

張玄賓

張玄賓者定襄人也曾舉茂才始師西河蘇
公受服術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遇樊子明於

少宰山授以遁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今
來華陽內為理禁伯主諸水兩官玄賓善談
空無無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焉積小有
以養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無焉
無無亦有有焉所以我目都不見物物亦不

存六

十一

見無寄有以成無寄無以得無於是無則無
宅也太空亦宅無矣我未生時天下皆無無
也其所論端據如此桐栢諸靈仙亦不能折
之自云昔於蓬萊遇宋晨生論無粗得其意
也

王嘉兵解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久在於東陽谷
口攜弟子登崖穴處御六氣守三一冬夏不
改其服顏色日少符堅累徵不就堅尋大舉
南征以弟融爲大將軍遣人問嘉嘉曰金堅
火強仍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
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
而不言堅又不解更遣人問世祚如何嘉曰
未央堅欣然以爲吉徵明年歲在癸未堅大
敗於壽春遂亡秦國是殃在未年也以秦居

西為金晉都南為火火能鑠金也嘉尋移嵩
高山姚萇定長安問嘉朕應九五不嘉曰畧
得之萇大怒曰得當云得何畧之有遂斬之
及二弟子萇先使人隴右逢嘉將兩弟子計
已千餘里正是誅嘉日也嘉使書與萇萇令
發嘉及二弟子棺並無尸各有竹杖一枝萇
尋亡

陰君傳鮑靚尸解法

鮑靚字太玄陳留人也少有密鑿洞於幽元
沈心冥思人莫知之按洞天記云靚及妹並

是先身七世祖李湛張瀘者俱杜陵北鄉人
同在渭橋爲客舍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福
逮於靚等使易世變鍊改氏更生合爲天倫
根胄雖異德蔭者同靚學明經術緯候師左
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劾召之要行之

存六

十二

神驗得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晉大興元年
靚暫往江東於蔣山北道見一人年可十六
七許好顏色俱行數里此人徐徐動足靚奔
馬纔及已漸遠因問曰相觀行步似有道者
此人曰吾仙人陰長生太上使到赤城君有

心故得見我爾親即下馬拜問寒温未及有所陳陰君曰此地復十年當交兵流血計至蘇峻亂足十年君慕道久矣吾相當得度世爾仙法老得仙者尸解爲上上尸解用刀下尸解用竹木皆以神丹染筆書太上太玄陰生符於刀刃左右須臾便滅所書者面目死於牀上矣其真身遁去勿復還家家入謂刀是其人也用竹木如刀之法陰君乃傳親此道又與觀論晉室脩短之期皆美一爲十廣十爲百以表元帝託云推步所知不言見陰

君所說是陰君戒其然矣

折象言室部之陰君美之為十黃

折象字伯式廣漢人也少好黃老之業後師
東平先生虞叔雅亦得道者也篤尚養生玄
默無言家世豐財以為多藏厚亡無益散千

存六

十三

金以賑貧苦或諫之象曰昔竇子文有言我
之施物乃逃禍非避時也知者咸服焉自刻
亡日尺解如蛇蛻而去

凶復復吳猛直不辭職亦同象人具益五不

吳猛字世雲豫章人也性至孝小兒時在父

母膝下殊無憍慢色夜寢在父母邊未曾離也夏月多蚊蚋不搖扇有同寢人見猛在不患蚊蚋問其故猛云恐蚊蚋去我及父母爾得道後登廬山與三弟子越三石梁至一處高堂多珍玩不可識弟子乃竊取一物欲以示世人還見向經梁化小如指須臾晝昏猛知弟子有過失使送還方得度後太尉庾亮迎猛至武昌便歸自言筭訖未至家五十里亡殯後疑化弟子開棺無尸後曰此其家也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明五經兼通星緯
見漢祚之將盡天下向亂乃歎曰值此衰運
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矣乃
學道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廚精
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內九丹金液經能變
化萬端不可勝紀曹公聞召取關一室中使
人守視斷穀日與二升水暮年乃出之顏色
如故曹公乃欲窺殺之慈知之乃求乞骸骨
曹公曰何忽爾慈曰知君欲殺故乞去爾曹
公曰固無此意君欲高尚其志亦當不久相

留乃爲設飲慈曰今將分曠願乞分盃飲酒
公曰善是時天寒温酒酒尚冷慈解劍以攪
酒須臾劍都盡如人磨墨之狀初曹公問慈
求分盃飲酒謂慈將使公先飲以餘酒與慈
拔簪以畫盃酒酒即中斷其間相去一寸許

存六

十四

慈即飲其半送與公公不喜未即爲飲慈乞
飲盡之以杯擲屋棟盃便懸著棟動搖似飛
鳥之俯仰若欲落而復不落舉坐莫不屬目
盃良久乃墮地諸人乃視盃已失慈所在尋
還問所常住處曹公欲殺之知慈足以免死

乃勅外收慈慈走入群羊中而奄忽失之後
有人見慈往處乃往白公公又遣人收之得
慈慈非不能隱故令世人知其神爾於是受
執入獄獄吏欲拷詰戶中有一慈戶外有一
慈不知當拷何者曹公聞而惡使將軍引出
市殺之須吏有七慈相似如一官收得六慈
失一慈有頃六慈皆失於是奏上乃令閉四
市門而索之或不識慈問慈何如人曰一目
眇著葛巾青單衣見有此人便收之正爾視
之一市數萬人皆眇一目葛巾青單衣無非

慈者竟不知所收曹公令捕得逐人便斬後
數日見慈便斬頭斷以白曹公公大喜言果
左慈頭也就而視之一束茆爾還視其尸亦
失所在人有從荊州來見慈在荊州矣

市錄之
王延

存六

十五

王延字子玄扶風始平人也九歲從師西魏
大統三年丁巳入道依貞懿先生陳君寶熾
時年十八居於樓觀與真人李順興特相友
善又師華山真人焦曠共止石室中餐松飲
泉絕粒幽處後周武帝欽其高道遣使訪之

焦君謂曰世道陵夷佇師拯援可應詔出以
弘大法吾自此逝矣延來至都下久之請還
西嶽居雲臺觀周武詔修所居觀宇以山高
無土運取爲勞延默告玄真願有靈旣忽於
觀側巖間涌土取之不竭又山上無油延置
一甕爲貯燈油之器一夕自滿累歲然燈用
之不減旣居山頂杜絕人寰每有人來賓客
將至即有二青鳥先來報之其鳥如烏常飛
左右延每登仙掌蓮峯攝衣前行如履平地
常有猛獸馴衛所止其三洞玄奧真經玉書

皆焦君所留俾後傳於世周武以沙門邪濫
大革其訛玄教之中亦令澄汰而素重於延
仰其道德又召至京探其道要乃詔雲臺觀
精選道士八人與延共弘玄旨又勅置通道
觀令延校三洞經圖緘藏於觀內延作珠囊

七卷凡經傳疏論八千三十卷奏貯於通道
觀藏由是玄教光興朝廷以大象紀號至隋
文禪位置玄都觀以延爲觀主又以開皇爲
號六年丙午詔以寶車迎延於大興殿帝潔
齋請益受智慧大戒于時丹鳳來儀飛止壇

殿詔以延為道門威儀之制自延始也蘇威
楊素皆北面執弟子之禮仁壽四年告門人
曰吾欲歸止西嶽但恐帝未悉爾是年九月
委化於玄都觀體柔香潔儼然如生白鶴群
飛彩霧徊合異香之氣聞於遠近煬帝初即

存六

十六

寶位聞之尤加歎異賜物百段錢二十萬設
三千人齋送還西嶽所至之處奇香異雲連
屬不散入壙之日但空棺而已得解化之妙

焉子十繪美常心檢僧野燕無不效皆驗聖

王叟王叟會王叟

王叟寓居冀氏縣四十餘年不知其所來狀
貌七十餘矣常以針割理疾無不效者鄉里
傳其所用針砭異於常醫有患邪疾者以刃
開其喉取一物如蠅蜒頭足並具獨少尾而
己叟曰此物形狀足則人必死矣幸去之速
也疾即愈有背轉急痛如束縛者以刃割其
背數寸去兩腋下筋各截尺餘其疾遂已或
問針割者皆不言覺有割之痛而疾立除矣
如此得効者歷年不可勝紀忽謂人曰余明
年夏初將有所適不可復住矣及期無疾而

卒隣里之間但聞香氣累月及瘞葬之時棺
輕若無物皆以為尸解仙矣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五



存六

下七

